

平凡文叢

1

本片卷自

1949年

1

期

1949

年

第

1

期

于教務長乃義

指正



平凡文叢

葉理道

我們的歌…輯一

目錄

編後	歌	詩	文	散	從魯迅而想到的(雜文)	關於詩的朗誦(理論)
	復仇的火燄	我懷念着一個戰鬥的女人	山之戀	九月之歌	青龍集(小說)	夏商周(八)
	錯認(外二章)	看看報	街頭小景	少陵(十)	雪花飄落的日子(小說)	藍田(二)
	橋	我們的歌	山之戀	少陵(十一)	青龍集(小說)	蕭澐(三)
	無題	看着報	街頭小景	少陵(十二)	雪花飄落的日子(小說)	張窗(二)
	黑暗的王國(書評)	我懷念着一個戰鬥的女人	彭桂慶(九)	少陵(十三)	青龍集(小說)	文藝田(一三)
		征	高陽(十)	少陵(十四)	青龍集(小說)	平
		包白娘(七)	高陽(十一)	少陵(十五)	青龍集(小說)	
		李放(五)	高陽(十二)	少陵(十六)	青龍集(小說)	
		立羣(七)	高陽(十三)	少陵(十七)	青龍集(小說)	
		方明(六)	高陽(十四)	少陵(十八)	青龍集(小說)	
		出版社(五)	高陽(十五)	少陵(十九)	青龍集(小說)	
		我(一八)	高陽(十六)	少陵(二十)	青龍集(小說)	

生綠田楊秉武

38
1032

從魯迅而想到的

藍田

(一) 記者，據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僅是中國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與革命家；他不但做了監督青年的導師，更成了現在以及將來的人民的燈塔。他的光輝，是永遠不滅的；一次比一次更堅亮地照耀着我們，鞭策着我們。

(二)

在五四以前，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是屬於舊民主主義的範疇，爲資產階級革命服務的。但由於中國社會階級的本身不健全，不能服從於外來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與中國舊有的封建思想，是必然的。

五四以後，中國產生了文化上的生力軍，即政治上的生力軍之新文化運動勝利，它以嶄新的武器向一切舊文化、舊思想展開了英勇的進軍。

「創造的方向，就是中國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這一戰鬥中的過程中，鲁迅是這文化新軍的最偉大、最英勇、最堅強的旗手。

(三) 香港是被「兩制」中鍛鍊出來的極大的偉人。他處在黑暗恐怖勢力的統治下面，自由是沒有，但他以筆文的形式作戰。「雜文」，在魯迅手裏，是一支最尖銳的武器。他不但選擇了這武器給敵人以重創，並且還將它給了我們這堅忍的戰術，來對付這今天的殘酷的統治勢力。

誰要過，如要學他這一面，應該魯迅的勝利，首先要充分發揮他這戰鬥主義的一面。

魯迅死了，但我們應該從他這下這匕首，這投槍，配合時代的需要而繼續戰鬥。

(四)

從魯迅的著作，而得到解剖學的精神，恩派，是個很準的自鬥爭的才子邏輯。

初讀它，內心受到一種……樣來襲擊，像是一支尖利的矛，於是用自己直覺的箭道的盾去擋擋。但之後，總要發了白族，向他投降。誰要殺死自己戰鬥的意志，猶豫懶散的力氣，那末，尚須這放下「哀的美狄亞」，而伸過來來。

(五)

有人還未識得：「中國文學那麽多問題，但如果學會了它而用來發泄的骨，那就是夠得償失了」。雖然，有些發泄機會出發的

知識分子（「資誠派」）。

(六)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這二句名言的時，表露了魯迅的人格與思想。在目前，我們的敵人——「干夫」，雖然還有力量，還未決定，孺子也必認爲中國的主人。完全橫眉冷對的實質，誰也否認不了。但我們仍要認作我們的座右銘，而服膺它，實行它。因爲「干夫」的命運退縮，永久是我們的。能開手的，和魯迅的橫眉冷對的實質，和他共呼吸，共呼吸着吧！

而奮鬥的中國，也將在大家繼續爲魯迅未完成的願望而工作，而奮鬥之下，逐漸地出現了。我所歷歷拍掌來讚美它，更應該以行動來迎接它。舉手的中國，也是我們的！

舉手的中國，也是我們的！

魯迅逝世十二週年于南京

裏面的人們只有低垂着頭，悽厲的竹子波

掛破了，兩隻肥壯的手猶滴了血泊，興奮的臉
不再像日那樣紅得像火山紅一樣，而是黑一塊，紫一塊，眼睛是緊緊的閉着。

「這不是阿七哥嗎？」阿七哥心裏一陣劇痛，眼前一片烏黑，撞倒一聲倒下去，不省人事了……

（當他睜開眼睛時，已經是睡在裏了，年的母親指著眼淚在哭喊着：

「瞧大了兩隻眼睛，阿七哥在想着：

「唔！阿爹死了！死了就算了嗎？是誰放

火燒山？」

阿七哥變得像醉吧一樣的懶得說話，每天

使勁的偷偷地在磨刀，裁剪，砍柴

、放馬，都在身邊，後來索莫的耕牛已經把這

牛棚拆到隔壁去了，阿七哥還在那張牀

紙上畫了個手印，另外也有一排排的手印，隔

了不久，縣裏裏真派人來查辦了，又過了幾天，

保長拿了一份公事要阿七哥親手印，說是什

麼他也不知道，一千元，這樣，一個人拿着就走

了。像那瘦的水而臉丟上了，一塊石頭，田裏

的農夫們也跑回來，連放牛的姪姐也把牛羊趕

到老遠的磨盤山去。

這次兵大爺們直接到樂子附近竹林裏發貨子，這竹林是昔年樂子們的天然財產，一年賣鹽有得，也夠維持他們幾個月的生活，現在有

人來說他們的竹林，就像砍掉他們的命根子一樣，於是樂子的農夫都跑到正在發竹子的

兵大爺旁邊苦着臉說：

「官長，竹子不能砍呀！——我們家家戶戶是靠抽吃飯兒！」

「我們要砍，我們要砍！」

「我被砍，和他們砍！」

激烈的吼聲充塞在山谷，在懸崖壁間，在

長大爺們的頭腦裡在砍。那便是不準我們砍！」

長大爺們仍然說在砍。

這裏漸漸空下來了。

抬下山去。抬下山去。

阿七哥眼睛發着冒出了水來，把牙齒顫得

「誰說？」他知道自己說的是燒死阿爹的仇人了。假使他能自己到樂子唯一的一家茶館去，

茶館老闆在怪的說：

「阿七哥，怎麼說？你也會有空來喝茶？」

「唔！保持他們今早來吃茶嗎？」阿七哥沒精打采的搖了搖頭子坐下。

「瞧，魏每天晚上都會來的，等會見他，我們就來了。」王老闆聽他說了點空，眼睛望室

門外說。

阿七哥喝了開茶，才和鄰座的人們一一打招呼。

阿七哥告訴他們今天報仇的時候到了！

細細的人才聽的，樂子裏面說些公事多半都要到這紙上畫了個手印，隔

這兒來。不多一會，保長、縣老爺、胡三爺們都

齊集了，他們跟前的都是兵大爺來搜查的事

情，保長先問道：

「我們要是不想想法來對付，他們會有寸步

尺，不如給他們打什麼樣呢？」

「我聽說，還是請請酒來燙燙一下，免得久

出亂子。」

有人在房上反對說：「前次就是教訓，我們

不能吃他的呀！」

他們要是不想法來對付，他們會有寸步

寸，這又是「賴老爺」的所作所為。馬掌是吃早飯的時候，阿七哥正好好了馬掌，還是吃早飯的時候，阿七哥正好好了馬掌，還去趕集，突然聽到牛角聲響起來了，這是樂子全寨人民的信號，他知道一定是出事了，他把馬馳向樂子，跑到牛瘤旁，那兒早已圍了一大羣人，保長站在高處上說：

「全寨的父老兄弟們，今天他們又來砍竹子了，我們只有回家去拿東西和他們拼，記住還不等保長的話說完，人羣像潮水一般的情，保長先問道：

「今天，是我們報仇的時候到了！」

馬刀，高舉在半空向樂子外邊跑去，只見山上飛跑着許多吆喝頭卒棒棒的人們喊着：「打仗！」

阿七哥驚失了知覺一樣，眼睛發紅了，吐了一口吐沫在半空裏，驚驚着，「唔！」

衝了果然，殺聲震耳，那刀子在腰帶上橫着，刀鞘黃衣裝束的身上猛力砍去，那刀子倒倒在地

上，直見到穿黃衣裳紛紛紛往山下小路跑去，耳裏還聽着：「唔！」這叫「追呀！」的喊聲。

大家都沉靜下來了，殿上的兩支大紅燭照着每個人都恐怖而發恐的面孔。

夜裏在本廟裏又召開了全寨人民會議，保長說：

「他們是決不會引火的，何況他們有槍，

大家都知道老百姓是可以欺侮的，但不能欺

着，果然第二天就有人上山來說：「上邊已經知道，他們說着燒夷的人造反，他們要上

山來燒光樂子！」傳說紛紛，青龍寨又獲得慄

亂起來了。

橋

李放

憑着一身被骨筋
支撐在利刃的巨浪上
讓人們和笨重的牛車
安穩地渡到彼岸
——橋河
背負着痛苦重載而揚
憂愁底睛

驅追
自久遠的年代
就註定了你不幸的命运
在這荒涼的北國原野
隨着河漲，村落……
岸邊的蘋圃，荷葉……
你的心情呵
蒙上了灰色的悲影
不！你也有衷心的喜悅
當來自遠方的
戰鬥的行列
唱著悲壯的「進行曲」
向狂砂和風雨馳赴了的春耕上
空蕩的時候，我認見
弱者的，急促地
喘息……
——橋河
背負着自由重載而揚
不朽底橋

我讚美
你——永遠青春的橋呵
你使兩岸……
伸向自由的
道路與道路握手……
——一九四八·冬季
于南京。

是「一個無月的晦夜，全寨都沉睡在漆黑裏，「哈哈！」這個吃虧的是誰？」一個突然，驚然，呼氣急促的獨裁者，把人們從睡夢裏驚醒。阿七哥驚恐地從床上翻起來關了門，正想伸頭出去看，又聽到了一陣堅壯的牛角，阿七哥不由主的戰慄起來了。

「砰！砰！」

「嗚嗚——嗚嗚——」

槍聲裡夾着一片帶哭的人聲，小孩子的哭聲，隱約的遠處可以聽出：「捉活的，交出來，交出來！」的叫聲，阿七哥知道事情不妙，急忙關了門，衝向後面，跳進去。

「不准動，動就要槍！」強盜惡狠狠着他。

他被強盜

逼着，他們都驚恐地回頭望著正在槍林彈雨中奔跑的火，火照亮了他們發怒的眼睛，和咬緊着的牙齒。天亮的時候，他們被解到城裏來了，街上，「看這些山上解來的土匪！」

三天兩夜，兩天一間，阿七哥還記得掌上坐着的四五個人，你問一句，他回一句：「你們爲什麼想造反？」「那一個是主頭？那一個副頭？」

「阿七哥，我們要點燈，你不回答一句，讓

他的火燒在心頭。關在牢裏三月多了，病倒了三回，拖出去割掉他們的心房。最後一次的批當，阿七哥看到審判官不能「快點走，看什麼，想死還早呢？」阿七哥是個穿中山服的中年人，而且也僅是一個

我們有病的眼睛。

人問了：

「軍隊已經調定清算了，現在放你出去

了。」

「啊！」阿七哥在黑暗中冷醒了。

一陣微涼的風把阿七哥從

地

火

。

「降白露，深邃的樹梢籠罩著前面的青稻田，阿七哥長吸了口氣，摸着身上的傷口，順手採了一支枯山菊，一步一步地朝著龍葵的方向走去……」

三十年前作

無題

一席

憤怒的火燒在心頭。關在牢裏三月多了，病倒了三回，拖出去割掉他們的心房。沒有回來的三個，像長是後回來的。阿七哥看到審判官不能「快點走，看什麼，想死還早呢？」阿七哥是個穿中山服的中年人，而且也僅是一個

我們有病的眼睛。

黑夜我們要點燈，你笑我們要唱歌，怎麼說這是犯罪？

。

。

。

我懷念着一個戰鬥的女人

我懷念着

一個人

一個人在南方的

像太陽一樣熱情的女人

千山

萬重水

一個在寒冷的高原

一個在溫暖的南方

你曾經和我在游蕩原裏

彈山燒火草

萬山飛雲裏

熟透苦難的人窮

熟透苦難的地方

有一個

瘦削的男人

正呼喚着

你總愛的名字啊

你這友好的名字啊

死亡……

這一串悲明的日子啊

我們有一段險峻的愛情

東江石橋在開始

你的歌

你那燭光的聲音

指揮著我的歌聲

我懷念着

你的歌聲

你那燭光

我懷念着

你那燭光

征風。

你也過了河

也和我一樣地

有著出奇的故事

船頭的愛情

十月

你得了病

你負了傷

你說：「回去吧！」

於是

我們便到了香港

——道人間的孤島天堂

可是孤島是寒冷的呢

天堂是孤島的呢

又遠來了痛苦的悲憤

在、暗的日子里

又遠來了痛苦的悲憤

人們說

我是英雄

而你也說

我們錯了

追回我們的正妹

我們錯了……

敵人來了

大膽的敵人

殺回我們的正妹

我們錯了……

我們錯了……

我們錯了……

我們錯了……

我們錯了……

我們錯了……

我們錯了……

我們錯了……

你在溫暖的南方

八南方春暖花開
但高麗

在充滿了感情的迷情

戀歌你

在戰鬥中舞女人舞

秀山客酒同
有鳥飛鳴

也有大牽着光明的火把

孤獨地
在沉寂的黑夜里

走在荒涼的山原
飛鶴望的聲音呼喊着

你追親切的名字喊
你追火熱的名字喊

在這戰慄的人間

「一九四七，冬，于大理

五台中學

看看報 包白痕

市上物價早跌到了三幾

看書看報

錯認（外一章）

馬瑞麟

把賣米修斯對質在高加索

這是天國的失望！

罪名歷史不倒退

愚蠢的人還沒有全成妻子的話

要被冤枉至死

使全連犯人都變成自己的奴隸

這是虐待的詛咒！

假若歷史不倒退

愚蠢的人還沒有全成妻子的話

我們要去犯「罪」

假若——

普洛米修斯是「罪人」

那她是「罪人」

同一多是「罪人」

我們要去犯「罪」

我們不怕——

被封鎖在高加索

被剝死在十字架上

被槍殺在街頭

假若——

需要人民；需要國家

就叫做犯「罪」！

一九四九年於昆明

關於詩底朗誦

夏商周

老前輩們讀詩是要盡頭細尾的讀，看樣子是自己被詩感動得不

得開，只可惜別人大多數不知道他們爲什麼。

這就是老子所謂獨到的讀詩，現在的說法叫做朗誦時，不過

現在的朗誦是使人能懂得，而且不是坐在房裏，讀給自己聽的，是要在任何場合中都可以拿出來演給大眾聽的，不仅是感動自己

而且可以感動大眾的。

從前讀詩，據讀書者的說，到現在朗誦的新詩者，都摹倣著朗

誦——這都說明了詩歌發達比讀書者覺得更感人的。所以許多人

問著怎樣讀詩，將詩讀得比讀書者覺得更感人的。

因為這樣，我們說朗誦詩是最重要的。

剛才說過，如今的朗誦詩是朗誦給大眾聽的，是要大家聽得懂

的，豈但是聽得懂，而且是要聽得感情濃厚，能與朗誦者感情引起共鳴

的，他怎麼才能做到呢？

首先我們要求朗誦詩化：舊詩裏的句子，在目前社會間難以

來發發少人聽得懂的，但新詩裏的，這些有明白易懂的，許多人是

聽不懂的，這都是因爲詩的句子沒有口語化。口語化是朗誦詩裏面的

主要條件，要讓聽詩的人的口語擴到詩裏面去，試著根之解以成

爲廣闊的文學之父，就是因爲他能供應人民底粗俗的語言大廈而在他

底鋪裏面去。

當初讀詩要像兩句話讀讀看的，那麽這詩就減色不少。則至讀詩在要做到：我們是應該聽說，或怎麼寫。所以這點所

以有人更連串，少寫方言詩的地方詩，只可惜讀者者也許多，中學校晚會上的詩歌和其他體裁的詩歌，但還沒有講得本地方的土語來朗誦詩的，因此我覺得有很開拓的機會。如今

大衆化通俗化的詩歌已讀叫得讀書，我們爲什麼在朗誦詩上不由國語而進入方言的朗誦呢？

鄉下不知幾種程度最低的，往往是最聽不懂國語的，這話在大都市也有甚如體位極不須顧慮的，像杭州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就這樣得

惜惜，我們也不能忽略王安石詩本地人的親切感。所以朗誦詩首先要

求口語化。

其次，我們再談到節拍。我們知道，要讀詩，有三步：內在旋律，音量，

音調，外在旋律，音量，音調。

節拍就是跟着這種旋律而有規律高低，一音高的感情要表達出來是完全靠得。

朗誦時的節奏高低，音節上的緩急高低，音節上的緩急高低又全靠朗誦者爲感情流露去拍的。在音樂上打節拍的，在朗誦詩上却很少打節拍的，記得

有一次在一箇大學的晚會上，遇過一次詩吟詩，那次詩吟詩就有指揮者打拍子的，雖然不能算成功，但有幾個節奏是好的，它

在詩曲面前節拍往往是複雜的，正因爲詩裏的感情是豐富的，它不像民謡中的節拍那樣容易，對我們說詩要是不是民謡，詩是山民

唱的進步而有的，如果念詩的人唱出的詩真不上口民謡，要在是詩人該悔恨的。

如今詩的拍子還有普遍的被人忘記的時候，我們也只從民間中簡單的節拍來看吧。

就引二首筆者教導的民謡：

「曉」（召廿）經過河，

吹吹打打，踏花舞，
有後，紹興花舞。（註二）

毛穎（枯木）高個頭頭。
「註一」國女。（註二）國女。

「註三」沒有錢。（註四）

這民謡每一行，可以看作也是四拍，那麼明顯跳起來的時候，

「曉」每半字拍，合起來一拍，「字」字「字」字是半拍，飛過「每

字半拍，合起來一拍，「吹」字「吹」字半拍，四個字合起來一拍。第一行呢，「吹」字「吹」字半拍，四個字合起來一拍，第二行呢，「吹」字「吹」字半拍，四個字合起來一拍，第三行呢，「有錢」字「字半拍，合起來一拍，「半」字「半拍，合起來一拍，「女」字「字」字半拍。

全句也是四拍。

末句：「毛穎」二字半拍，合起來一拍，「枯木」二字半拍，合起來一拍，「高」字半拍，合起來一拍，「頭頭」二字半拍，合起來一拍。

這民謡的讀法，是簡單的，至於高與低也沒有什麼變化，所以我們說詩的讀法，大抵是簡單的，但我們初學朗誦的時候，即正得向民謡中去學習。

詩裏頭的節拍，往往依着詩人的主觀而各有差異，但一

當時更確定它是否是她的，我們為什麼不付點氣氛的銀子來開話？我說：「我以為到別處去，我們會遇到別人的底氣。記得有位朋友對我說，在一個追悔上錯悞的時候，感得幾乎要流淚，但在回憶裏，那時你說：『這事向你的時候，你才看出你看着我臉上沒有一點羞愧的表情，反而有驕傲的表情，彷彿他身上還有我朋友所沒有的神氣。於是這位朋友說：當時我馬上答了下來……」這道作事我們會知道那時誰者底底細，她不會有多大的影響，所以用歸宿的時候，那話等不着在歸宿時拍上頭，我急得快來表達詩情感，而且我說：『我致哀，哀喪等表情，表達詩情感，這時，那話者底底細與詩底情感，那話者底底細不真的話態度就不誠懇，那麼一定是要影響詩情感。

的，以至使他心情十分沉重，而在別的方面沒有不到成功，上面我那位朋友說得對，這正好說明這原因。

別話說，聽話的表情與姿態，都有很大的影響。所以有時，人要拿別話的時候，明明是說着了聽者的，而聽者的表情之外，還要想到其他跟他動作的表情，才能把話說得恰到好处。這話說了多不，在這裏，聽者要聽的，就是：你怎樣想？你怎樣說？你怎樣做？一個個問題聽者底重要的，要在正像一個演說家要聽的，要像這樣，演說家往往要讓他底頭聽來，故此聽來底感情，詩句而問答者也是一樣。

所以以前詩者所說，是不客氣的。

以上算是最簡單而中，最值得注意的三點，至於怎樣合語，怎樣單

如今一些讀詩的人，以爲朗誦詩是出風頭的，這是大錯特錯的。

街頭小景

彭桂斌

1

1

1

的言談態度上，無不表現出不勝其煩惱，與負担太重的感覺。

「——，或坐山伯與祝英台，便不再識別的真正
的『名著』，然失望的踏出了門了。但我始
認爲合意或必要的東西，便買，價錢太貴，
終究拿出來看等得魚兒的耐心等着，等待着。
或不合要求，便撕掉，疏懶地走了！」

外面，正有主婦或主人，在緊握住掃把，打掃那樣留下的垃圾碎屑，他們在咳嗽咳嗽，談着物價的高漲，或嘆息生活的天比天高。

——在等待中，我却渐离南窗偏倚了墙上繁密
的景象。看呵，那窗外寄居的人流连，
呆滞的面容，含糊的神情，都像一具具僵硬的木偶。
忽然，窗内，那曾经被我爱过的女人，拖着疲惫
匆忙，更有几分惊惶的步态，推门而入。
她颤巍巍地脱下衣衫，赤裸着身体，
衣襟扯了一個洞，不給我遮蔽时。

我也慢慢的關上舖子門，不再看窗外的
人了。

我們的歌

高
陽

九月之歌

(散文集) 少陵

當你苦悶的時候
苦悶的音樂來使你樂
讓我們唱起
我們的歌

一悄，悄悄地，從裏面的沉悶陰森地裏，就像一個叛逆的少女，帶着滿身希望與溫柔，顯然地露了出來。我猜你——你帶著有火山爆發似的反抗的氣魄和季節啊！忘不了你在狂暴風雨中的掙扎，忘不了你狂飄飄倒下的呻吟！我記得清楚，萬萬千萬地

——你沒有被冤枉，沒有被羞辱，你終於回來了！回來了啊！

而今，我完全定神的望着你那明丽的面孔和蓝天，凝视着你那纯真而美丽的笑貌，感受着你那秋水似的眸子向我撒来的是多麼甜蜜的光辉！我像你一样唱了一曲：你快乐的歌喉是那样的，是歡樂的舞蹈啊！可是電影與魔術又偷偷地更堅密地出現了，他們要奪走你那純潔的色彩。

是的，是軟弱的季節了啊！可是電影與魔手又移步無聲地出現了，他們要搶奪那缺愛的老鄉們底愛寶物！胡瑟的新、禪那我們戰鬥吧！雖然不久我們又將失去了你。

二
風雨

衝破這囚牢
掙脫這枷鎖
這就是——

我們的思

我們有唱不出的詩
我們有唱不出的歌
我們有唱不出的愛
我們有唱不出的恨

這是飄渺的詩靈啊

飄渺的詩人，歌喉反抗與鬥爭吧！不要老是無病呻吟。我祈求你！

這是彷徨的花朵啊

這是彷徨的果子啊

這是彷徨

田野裏長了不少少女的臉龐——是誰惹惱了，在九月溫柔的秋風下，到掛於枯黃的秋楓裏底般銀，就讓少女臉上的嬌嫩在秋楓裏底般銀？

我聽你喊：可愛的勞動人們聽見女……

飢餓——苦悶
彷徨——惶恐
瑟縮——寒顫

瑟縮的都起來吧！

這日子我們怎樣過

我為他們歌唱：親愛的兄弟父老啊！當你們在春天下了希望的種子，屆時也拂下仇恨與

反抗的兒子吧！做當你們的女兒開始成長，便教導她怎樣去對抗欺凌者的侮辱；當九月的深秋一切都已成熟，你們便可以收集沉積的穀糧，隨時也可燃起那紅燭似火一般的鬥爭底蘊，而當大半老師們要來驅逐你們，就讓你們已長成的女兒被姦污時一報，知道怎樣去和獸性者搏鬥，就讓你們的母親——也戰禪不久後我們的收穫！我們的穎子已成熟了……

四、歌手

自由民主的寶珠味
一聲給黑奴
解放的壓迫和束縛

誰不愛自由的花朵
誰不愛民主的放歌

只有愛血和鋼鐵味

民主自由才結果

戀愛啊！民主

我們就是一把火
歌唱啊！自由

我們就是一首歌

我是「獨裁統治的歌王啊！」在寂寞孤僻的日子裏，我要優游的歌。

是啊！我多麼愛歌！我多麼愛唱，我多麼愛自己粗壯的喉喉，愛自己喉嚨的美妙呀！

我愛在九月的陽光下，唱着我悲憤的曲子……

我不愛被壓制的酒話，我愛無事的公子少爺那樣的歌，我不要唱教訓的藝術，我不要唱教訓的詩情，我不要唱教訓的詩意……

像多愁善感的娘子，我愛那空空的淚眼，我不要唱痛苦的淚眼，我愛那嬌嬈的詩人無病呻吟，枉作多情。

我要唱啊！我要唱出我的憤怒，唱出我的詛咒，唱出我的希望，唱出我的希望，唱出我的希望，我憎恨那卑鄙的嘴

手令我們憎惡，我們因爲難堪，我憎惡自己與所有有理想的伙伴向後轉，歡樂我們的人對抗……

我要歌唱，不停地歌唱，即使有魔手撕裂了我的歌喉，撕去了我的歌頭，逼迫我一定進退誰

，我還是要歌唱；不停地歌唱，即使有魔手撕裂了我的歌頭，撕去了我的歌頭……

我是一個不屈的歌者啊！在九月金黃色的田野，我唱歌唱着走回遠方……

九月之末，歸於山城。

(完)

憎恨

占姆士史提分斯作
陳淑玲譯

我的敵人已經走遠，
我

危險的憂慮暫時忘却：

我的愛在手裏握得更緊，

她那嬌嫩的眼睛向他注視：

但，當她將她去我的敵人，

芳心而顫栗的，對我說：

「一天，當這場口頭禱告，

當我們所有的言辭完全省出，

我們要彼此相問為什麼我們要仇恨，

我們找不到事實來解釋，

這好像有種錯語

使我們互相忍耐。」

他說完，却沒有走開，

等候我的回音。

但我還想逃遁，假如我停留，恐怕

我真會去吻他微弱一個少女。

我說：「我再見你，

等你到廣州，

我再見你。」

我說：「我再見你。」

街

張箇

有城市的地方面有街，幽暗的繁星的街，低矮的發臭的街，低矮的發臭的街，和譁年不見陽光的街……

街，是城市的底層，是生命的巨大的搖籃，是無數追求者、苦處者的籠廬。……

遇見，有溫柔的香氣，象金色的別墅成飛翔，有誰復有的幸福的兒女過着孤獨的腳步招搖

過市，有孤苦的男子，穿著粗，唱出生命的路歌，有油點的，快活地捲住沉鬱的煤車在凹

凸不平的街角前進，斷續的就聲聲散在旁心，打進每個人的心頭。……

我在長在城市，走過許多街，也依戀著那無盡的街，雖然血都使我感到空曠——無比的空曠，可是

我每天仍堅守著那些人在街上旋轉著去到我不願去的地方，在這些地方，男人像食客的對

，女人則是妖嬈的都城，街變了一層層都城的魔障，許多人在其中空洞，狂放，沉淪，我驕

大這座的城市，離這還有些，然而不可見，於是技術便這些街，甚於痛恨自己。……

我有好多次十分慄然的心情向空曠的郊外走去，索性在野，聽聽似乎為聽使我知道

如願，我擁每一莖小草，吻著舌苔的，伸首向低空飄蕩的白雲招呼，向棕色的小姑娘親

切感觸，然而傍晚的時候，我又空忙的退回城市，走進這魔障的。我不得不接受那些虛偽的招呼，說著不相干的話，不好的思想誦導著我。我懷疑自己的血液里有塵埃的毒汁。

我希望能夠像山楂山楂的琴聲，在古樂落日的黃昏，奏出那城市歷史

的琴歌，讓這街上的人從他們塵封的記憶在空曠魔障的情懷，我更希望能夠如迷醉的喇叭手，

揚起喇叭的更勁，把他們真實的涼雨到空曠的光闌……

除非我真想，有「天街」上的人都能融合起來，他他不再是陌生和虛偽的了，勞苦的男女

拘在街頭，他們發著僵硬僵硬的你大行動。這時街上沒有了半價的幸福魔鏡，也看不見

那些油滑的魔光的汽車。搖擺的不善，一個人痛苦的呻吟，而集合了許多同志高舉粗壯的手臂吶喊，乞丐在平時最愛人白眼的，這時他擋在人羣中若有所望的目光。那些在街角管閭賣身

的屋子裏鑿透日子的深三李四，也忘掉往日的豪傑，忘在牆壁上，一洗多年來豪傑的豪氣，同時街的無面漸漸的出

現了同样的人氣，在暴露出的牆壁身上，能發聲說話，從愛變成反抗，從長懼變成剛強

，如無數的平頭壯士的巨幅，它要毀滅，可，各種一切。

於是，我不再想衝，不我復迴歸市，在愉快的徵途里為這改變的城市祝福。

山之戀

綠田

朋友！你要哪？告訴你，我却深深地震

處是醉人的

人間的，那裏有的是慾望的谷，

清濶的湖水，飛瀟嫋嫋的青苔，沾潤着青苔的

風景的，一些聽不起寒酸氣韻韻的樹木和山

草，那兒都活得勃勃生氣了，一望光光的

千年的古柏，在那兒長着，那兒也沒有

那種氣氛，那兒也沒有

那種氣氛，那兒也沒有

那種氣氛，那兒也沒有

那種氣氛，那兒也沒有

那種氣氛，那兒也沒有

那種氣氛，那兒也沒有

那種氣氛，那兒也沒有

那種氣氛，那兒也沒有

那種氣氛，那兒也沒有

山哩！

山！太美了！太可愛了！看來的，奇異

的，是那麼不平凡地點點着大堆翠潤的面孔，

翻綻大地的真美哪！

不是嗎？當春天來的時候，如果是在有山

的地方，只要你將眼鏡放開，那翠立着的蜿蜒

着的山，像一張穿絲制膜的巨網，也像一張張

卷捲的巨夢，精妙地向你微笑笑着，陽光裏的

跳動的綠色，混合着感性的地盤你一張微笑的心

，奉引到遠遠的遙遠的一方，是：你穿着每

一座純潔的山，那兒是他們的寄宿場，是他們的

影，你不會再感到那翠綠無厭的和平生活的

單調和寂寞了。

我愛山，從很小的時候起，我便生活在山

的懷抱裏，山！以牠巨大的粗獷的手臂擁着我

，我也以牠溫厚的柔情擁抱着山。山！像我

的慈母似的，她給我以生命的乳汁，賜給我

以他所有的一切。我永遠自己是成了一個山之

子焉！

曾經有過很多的日子，我將自己生命的顏

色，攀掛在每一個堅忍的山峯上，我也

的一些神奇有趣的故事，或披着被蓋到廟前的小屋裏，看衣色蒼下的洱海，看火燭星星的藍天……這神秘而幽雅的樂天居的生活，會我們每一年年省心，加不少快樂，而越在

晴天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翻綻大地的真美哪！

山！太美了！太可愛了！看來的，奇異

的，是那麼不平凡地點點着大堆翠潤的面孔，

翻綻大地的真美哪！

不是嗎？當春天來的時候，如果是在有山

的地方，只要你將眼鏡放開，那翠立着的蜿蜒

着的山，像一張穿絲制膜的巨網，也像一張張

卷捲的巨夢，精妙地向你微笑笑着，陽光裏的

跳動的綠色，混合着感性的地盤你一張微笑的心

，奉引到遠遠的遙遠的一方，是：你穿着每

一座純潔的山，那兒是他們的寄宿場，是他們的

影，你不會再感到那翠綠無厭的和平生活的

單調和寂寞了。

我愛山，從很小的時候起，我便生活在山

的懷抱裏，山！以牠巨大的粗獷的手臂擁着我

，我也以牠溫厚的柔情擁抱着山。山！像我

的慈母似的，她給我以生命的乳汁，賜給我

以他所有的一切。我永遠自己是成了一個山之

子焉！

曾經有過很多的日子，我將自己生命的顏

色，攀掛在每一個堅忍的山峯上，我也

山！太美了！太可愛了！看來的，奇異

的，是那麼不平凡地點點着大堆翠潤的面孔，

翻綻大地的真美哪！

不是嗎？當春天來的時候，如果是在有山

的地方，只要你將眼鏡放開，那翠立着的蜿蜒

着的山，像一張穿絲制膜的巨網，也像一張張

卷捲的巨夢，精妙地向你微笑笑着，陽光裏的

跳動的綠色，混合着感性的地盤你一張微笑的心

，奉引到遠遠的遙遠的一方，是：你穿着每

一座純潔的山，那兒是他們的寄宿場，是他們的

影，你不會再感到那翠綠無厭的和平生活的

單調和寂寞了。

我愛山，從很小的時候起，我便生活在山

的懷抱裏，山！以牠巨大的粗獷的手臂擁着我

，我也以牠溫厚的柔情擁抱着山。山！像我

的慈母似的，她給我以生命的乳汁，賜給我

以他所有的一切。我永遠自己是成了一個山之

子焉！

曾經有過很多的日子，我將自己生命的顏

色，攀掛在每一個堅忍的山峯上，我也

山！太美了！太可愛了！看來的，奇異

的，是那麼不平凡地點點着大堆翠潤的面孔，

翻綻大地的真美哪！

不是嗎？當春天來的時候，如果是在有山

的地方，只要你將眼鏡放開，那翠立着的蜿蜒

着的山，像一張穿絲制膜的巨網，也像一張張

卷捲的巨夢，精妙地向你微笑笑着，陽光裏的

跳動的綠色，混合着感性的地盤你一張微笑的心

，奉引到遠遠的遙遠的一方，是：你穿着每

一座純潔的山，那兒是他們的寄宿場，是他們的

影，你不會再感到那翠綠無厭的和平生活的

單調和寂寞了。

我愛山，從很小的時候起，我便生活在山

的懷抱裏，山！以牠巨大的粗獷的手臂擁着我

，我也以牠溫厚的柔情擁抱着山。山！像我

的慈母似的，她給我以生命的乳汁，賜給我

以他所有的一切。我永遠自己是成了一個山之

子焉！

曾經有過很多的日子，我將自己生命的顏

色，攀掛在每一個堅忍的山峯上，我也

山！太美了！太可愛了！看來的，奇異

的，是那麼不平凡地點點着大堆翠潤的面孔，

翻綻大地的真美哪！

不是嗎？當春天來的時候，如果是在有山

的地方，只要你將眼鏡放開，那翠立着的蜿蜒

着的山，像一張穿絲制膜的巨網，也像一張張

卷捲的巨夢，精妙地向你微笑笑着，陽光裏的

跳動的綠色，混合着感性的地盤你一張微笑的心

，奉引到遠遠的遙遠的一方，是：你穿着每

一座純潔的山，那兒是他們的寄宿場，是他們的

影，你不會再感到那翠綠無厭的和平生活的

單調和寂寞了。

我愛山，從很小的時候起，我便生活在山

的懷抱裏，山！以牠巨大的粗獷的手臂擁着我

，我也以牠溫厚的柔情擁抱着山。山！像我

的慈母似的，她給我以生命的乳汁，賜給我

以他所有的一切。我永遠自己是成了一個山之

子焉！

曾經有過很多的日子，我將自己生命的顏

色，攀掛在每一個堅忍的山峯上，我也

山！太美了！太可愛了！看來的，奇異

的，是那麼不平凡地點點着大堆翠潤的面孔，

翻綻大地的真美哪！

不是嗎？當春天來的時候，如果是在有山

的地方，只要你將眼鏡放開，那翠立着的蜿蜒

着的山，像一張穿絲制膜的巨網，也像一張張

卷捲的巨夢，精妙地向你微笑笑着，陽光裏的

跳動的綠色，混合着感性的地盤你一張微笑的心

，奉引到遠遠的遙遠的一方，是：你穿着每

一座純潔的山，那兒是他們的寄宿場，是他們的

影，你不會再感到那翠綠無厭的和平生活的

單調和寂寞了。

我愛山，從很小的時候起，我便生活在山

的懷抱裏，山！以牠巨大的粗獷的手臂擁着我

，我也以牠溫厚的柔情擁抱着山。山！像我

的慈母似的，她給我以生命的乳汁，賜給我

以他所有的一切。我永遠自己是成了一個山之

子焉！

曾經有過很多的日子，我將自己生命的顏

色，攀掛在每一個堅忍的山峯上，我也

山！太美了！太可愛了！看來的，奇異

的，是那麼不平凡地點點着大堆翠潤的面孔，

翻綻大地的真美哪！

不是嗎？當春天來的時候，如果是在有山

的地方，只要你將眼鏡放開，那翠立着的蜿蜒

着的山，像一張穿絲制膜的巨網，也像一張張

卷捲的巨夢，精妙地向你微笑笑着，陽光裏的

跳動的綠色，混合着感性的地盤你一張微笑的心

，奉引到遠遠的遙遠的一方，是：你穿着每

一座純潔的山，那兒是他們的寄宿場，是他們的

影，你不會再感到那翠綠無厭的和平生活的

單調和寂寞了。

我愛山，從很小的時候起，我便生活在山

的懷抱裏，山！以牠巨大的粗獷的手臂擁着我

，我也以牠溫厚的柔情擁抱着山。山！像我

的慈母似的，她給我以生命的乳汁，賜給我

以他所有的一切。我永遠自己是成了一個山之

子焉！

曾經有過很多的日子，我將自己生命的顏

色，攀掛在每一個堅忍的山峯上，我也

山！太美了！太可愛了！看來的，奇異

的，是那麼不平凡地點點着大堆翠潤的面孔，

翻綻大地的真美哪！

不是嗎？當春天來的時候，如果是在有山

的地方，只要你將眼鏡放開，那翠立着的蜿蜒

着的山，像一張穿絲制膜的巨網，也像一張張

卷捲的巨夢，精妙地向你微笑笑着，陽光裏的

跳動的綠色，混合着感性的地盤你一張微笑的心

，奉引到遠遠的遙遠的一方，是：你穿着每

一座純潔的山，那兒是他們的寄宿場，是他們的

影，你不會再感到那翠綠無厭的和平生活的

單調和寂寞了。

我愛山，從很小的時候起，我便生活在山

的懷抱裏，山！以牠巨大的粗獷的手臂擁着我

，我也以牠溫厚的柔情擁抱着山。山！像我

的慈母似的，她給我以生命的乳汁，賜給我

以他所有的一切。我永遠自己是成了一個山之

子焉！

曾經有過很多的日子，我將自己生命的顏

色，攀掛在每一個堅忍的山峯上，我也

山！太美了！太可愛了！看來的，奇異

的，是那麼不平凡地點點着大堆翠潤的面孔，

翻綻大地的真美哪！

不是嗎？當春天來的時候，如果是在有山

的地方，只要你將眼鏡放開，那翠立着的蜿蜒

着的山，像一張穿絲制膜的巨網，也像一張張

卷捲的巨夢，精妙地向你微笑笑着，陽光裏的

跳動的綠色，混合着感性的地盤你一張微笑的心

，奉引到遠遠的遙遠的一方，是：你穿着每

一座純潔的山，那兒是他們的寄宿場，是他們的

影，你不會再感到那翠綠無厭的和平生活的

單調和寂寞了。

我愛山，從很小的時候起，我便生活在山

的懷抱裏，山！以牠巨大的粗獷的手臂擁着我

，我也以牠溫厚的柔情擁抱着山。山！像我

的慈母似的，她給我以生命的乳汁，賜給我

以他所有的一切。我永遠自己是成了一個山之

子焉！

曾經有過很多的日子，我將自己生命的顏

色，攀掛在每一個堅忍的山峯上，我也

雪花飘落的日子

舊歷十二月中氣

漫天的白雪，由歷歷山頂，漸漸地降落在
里仁色。一片白晝，蓋沒了大地上的一切，只
有遠處零零星星的村落裏，升起一縷縷炊烟，那
永遠呼嚦呼嚦叫的麻羽河，粗獷地在白銀幕上劃
了一條橫線。

者一着汚穢發亮的布巾，耳上插着一串笨重的褪色的鑲金耳環，身上穿着一件單衣，蓋上一張簡陋，還穿着一件藍是細短的脩裙，腰間繫着一串腰帶，坐在一堆糠皮火邊，起勁地打著算盤。有時抬起頭來，用焦灼的眼光

開弟倒你，天天就是有早沒晚的，唔……她又嘆了一口氣，嘴裏吐出這道白氣，自語般的，似乎不是對哥辦說，而是對天申訴似的：「三十晚上快到來了，逢年過節；也應該談個話，燭燭，忽然祖先，我們也應該喫吃……唔……可是，家裏還有事，沒有來……過節……

里仁邑，這寒伧的村子，像一個癱病的老
人，縮伏在沉重的雲幕裏，顫抖着羸弱的身軀。
——甚麼裏沒有個人影兒，只有幾隻狗，以
驚異的表情，來回廻竄跑着，從在尋找什麼似

——看窗外斜照天的大印，無言地吁了一口氣，怎麼還呢？又低下頭來，在兩隻手掌心上，吐了一口涎沫，搓搓手，又繼續工作着。一個半歲左右的小孩，兩腮漲得紅通通的，拿著一枝小木棍，在灰牆上、板凳上、椅子上、地上，畫出黑黑的光，——「真！你

阿蓮睜大了眼睛，看着奶奶的。忽然看見奶奶望着外面，臉形說：

淡裝的樣子，不死不活地發出一點點可憐的寒量，這時四處都靜了？除了外面是漸水的滴溜滴溜的響聲？和老太婆手中的稻草被搓得噠噠噠噠的響聲外，一點聲音也沒有，似乎世界已

過去一看，只見婆媳對着四面
冲地進來了，她連忙打着寒顫，
慌地掉下窖來。王大娘是個三
人一個頭的舊巾，包着一塊

被起來又掉下去。——
——
——
——
——
——

「阿連，你替你媳婦子了這大半天，怎麼還不回來呢？」老太婆放下才打好半截的草鞋，向穿旁邊的小姑娘說。

土壁，牆頭上被浸潤的土壤，拌和着大堆大堆的稻草，趁雨勢拋掉下去。那亂雜草叢生的小水坑，變成一個缺邊的銀盤似的情，遠那華麗的廬舍草堂，也變成一塊黑雲山了。

「奶奶，她跑到那兒去了？」阿滿追問道。
「你媽上西伯家借錢去了。」
「借錢幹什麼呢？」
「幹什麼？」
「你媽到西伯家幹什麼？」
「一有空去。」

門來，阿蓮就跳起來，搶先一步

他的頭髮已花白了，額上幾條深深的皺紋，顯出他一牛辛勞的痕跡；他的腰要只瘦到兩三圈，不相称的門牙，以致使他的兩腮深陷下去了，可是她的手腳還是那未變壯的，不減於年壯的。

「爹，」老太婆嘆了口氣說：「你獨自從你
小也不憚。」老太婆嘆了一口氣說：「你獨自從你
爹被征去當兵後，好幾年沒有音信；家裏
一天不如一天，三年來，租的田做不了，只靠
你娘同我賣老力氣，替人家做做活，養活你
娘的口閒閒。」

「可憐的也受夠了！」王
子放下來，放給她坐。

秋
雪

他們草中已只剩下兩天的米，還說得上什麼過
得不過關？所以也不得不想辦法，我被丈
娘來來去去地問。唉！一年朝一年闊，在窮人是
一個難堪事！」

第二天早上，天剛亮，王大嫂就爬起來，
慌忙地走到灶房把火燒起來，撲手撲腳地把米
旗進鍋內，又在鍋邊上擦了幾個發佈。然後
一打開門，探頭向外一看，只見白茫茫的一
片光，陳列的房舍迎面而來，便煥打
了一個寒噤，不禁自言自語道：

「今天還要過關山哪！」

忽然她想起房裏尚有連夜冷的寶寶，她回頭
去看，只見寶寶已活潑起來，坐在床上，準
備起牀了，阿蓮睡伏在那張床沿而反被襯衣
蓋住冷呢。

她向她說：

「奶奶，再睡一會兒吧，冷！」

「奶奶，再睡一會兒吧，你家再睡一會兒吧。」王大
嫂向她說。

「奶奶，把你煮飯，你穿這東西呢！」

「奶奶，再睡一會兒吧，冷！」

「奶奶，你要去拾柴火給你們吃呢，早飯都
睡覺，等會兒你弟弟回來，讓他幫你煮好來吃
飯。我們走後，你弟弟的，像他跟你家去吃
飯，吃過飯後我就回家門，你聽見了？」老太
婆一面說，一面吩咐着。

「明天到山後，休息一天，回來又一天半
了。」

這時，老太婆已起來了，到灶門前去燒火
了。王大嫂去收拾東西，看見四歲半的孫子，正
在床上熟睡，她悄悄地摸着一雙，那

是她傳媒上就穿得裸裸的。老太婆把裸管推
得高高的，背上搭了一個竹籃子和布袋，手

裏拿着一根粗粗的竹棍。向阿蓮又吩咐道：

「等會兒你弟弟醒來，叫他到你隔壁睡一
覺，不要忘記，好好地看管好！」

「好，我睡一會兒，你睡一會兒，我睡一會兒，
你睡一會兒，你睡一會兒，我睡一會兒，你睡一
覺，不要忘記，好好地看管好！」

「吼！」阿蓮在被單裏響着。
老太婆擡眼瞧，見到這光景，才驚動了。她得可以轉
身向王大嫂道：

「阿蓮媽，我們走了。」

「是，媽！」

王大嫂的心裏十分沉悶，心煩想要暫且留着

她，對她道：

「阿蓮，好好地照顧你弟弟，四五天，媽

就回來……」

於是他們終於走了。

這樣大冬天，要是有過人家，毛衣暖和，

睡在高大的圓裏，實在閑適，可是窮人則真

的要煩出多少多的錢來呢。可是，天氣這麼冷，

誰又到這些地方來呢？只有他們，時代下的不

幸者，爲了生活，爲了吃飯，不得不來和寒冷

作對抗……他們的命，在天地之下沒有文字

的悲哀呀……他們走着，不停地走着，這

是美慘了，倘若是富人麼，身於其榮，不知

要煩出多少多的錢來呢。可是，天氣這麼冷，

誰又到這些地方來呢？只有他們，時代下的不

幸者，爲了生活，爲了吃飯，不得不來和寒冷
作對抗……他們的命，在天地之下沒有文字
的悲哀呀……他們走着，不停地走着，這

是美慘了，倘若是富人麼，身於其榮，不知

要煩出多少多的錢來呢。可是，天氣這麼冷，

誰又到這些地方來呢？只有他們，時代下的不

幸者，爲了生活，爲了吃飯，不得不來和寒冷

作對抗……他們的命，在天地之下沒有文字

的悲哀呀……他們走着，不停地走着，這

是美慘了，倘若是富人麼，身於其榮，不知

要煩出多少多的錢來呢。可是，天氣這麼冷，

誰又到這些地方來呢？只有他們，時代下的不

幸者，爲了生活，爲了吃飯，不得不來和寒冷

作對抗……他們的命，在天地之下沒有文字

的悲哀呀……他們走着，不停地走着，這

是美慘了，倘若是富人麼，身於其榮，不知

要煩出多少多的錢來呢。可是，天氣這麼冷，

誰又到這些地方來呢？只有他們，時代下的不

幸者，爲了生活，爲了吃飯，不得不來和寒冷

作對抗……他們的命，在天地之下沒有文字

的悲哀呀……他們走着，不停地走着，這

是美慘了，倘若是富人麼，身於其榮，不知

要煩出多少多的錢來呢。可是，天氣這麼冷，

誰又到這些地方來呢？只有他們，時代下的不

幸者，爲了生活，爲了吃飯，不得不來和寒冷

作對抗……他們的命，在天地之下沒有文字

的悲哀呀……他們走着，不停地走着，這

是美慘了，倘若是富人麼，身於其榮，不知

要煩出多少多的錢來呢。可是，天氣這麼冷，

誰又到這些地方來呢？只有他們，時代下的不

幸者，爲了生活，爲了吃飯，不得不來和寒冷

作對抗……他們的命，在天地之下沒有文字

的悲哀呀……他們走着，不停地走着，這

是美慘了，倘若是富人麼，身於其榮，不知

要煩出多少多的錢來呢。可是，天氣這麼冷，

誰又到這些地方來呢？只有他們，時代下的不

幸者，爲了生活，爲了吃飯，不得不來和寒冷

着飛雨，原來是一棵大樹被橫着倒了。

大樹像擎天柱子倒了。

老太婆也站起來，興奮地叫道：

「啊！到山神廟了！」

原來那棵大樹就是長在山神廟旁邊，過去

他們去給錢，就是在這棵大樹底下來休息吃飯

午的。過山神廟，就開始走下坡，再二十多

步，就有村莊了。

「阿婆媽，我們休息一會兒吧，我實在

走不動了。唉！年青時候的氣力，不知我真在

老太婆覺得精疲力竭，兩腿酸麻，寒帶

逼得他呼吸也有點不靈，她說：

「王大嫂也覺得有點疲倦了。肚子真有一點

不舒服，天氣太冷了，步子真有一點

笨，也像她瘦弱的，老太婆候了才發，原

來她只在她這裏睡，老太婆睡了，她就睡在

牀上，她說：『她睡在牀上，』她說：

「王大嫂也是這樣，她睡在牀上，她睡在

牀上，她睡在牀上，她睡在牀上，她睡在牀上，

她睡在牀上，她睡在牀上，她睡在牀上，她睡在牀上，

前面也有一塊黑漆漆的影子，她停住了腳步，忽然

一看，不該失聲地叫了一聲：

「天呀！」

原來，她因找不到山洞來了，分不出方向，轉

身，她又奔回到山洞來了，她正急得不得了，

她看見前面有個影子，她停住了腳步，忽然

寒風仍然襲襲着大地……

四九·四月·二十三·初稿

(上接第十三頁)

山川、樹木、道路……「唉！我不去了。」

都右舍的大人，孩子，便都一驚驚地跑來要飯

果吃，一面吃一面問是明報的，營烈烈的，使

我們將一天山上的辛勞都忘記了。此外在這

時期，你還可以挖很多的一些山菜，梁乾河

菜，嫩頭菜，嫩莖，嫩莖等，尤其是白豆花

，白白的，帶著濃濃的都是，這種菜小孩子

們算是最喜歡的了，當上桌的時候，都裝滿采

烈地採上一大堆，將拿回家來煮吃，味道那裏

鮮美極了。

到冬天，山都拔苦和冰封了，每一個山

峯都變成了白珊瑚的，一路都給堅堅沒了，要到山

上砍成什麼是不可取的，人們都很安靜

，算的是嚴冬的，當上桌的時候，都裝滿采

烈地採上一大堆，將拿回家來煮吃，味道那裏

鮮美極了。

朋友！你還採的，我從山帶來的生活的樂

趣，還多着哩！在我的生命裏給我的回憶是

永遠不能忘的了！從幼小的時候，深深的，打

話，那邊山野的深處，都是那樣的，誰都喜歡的，盡

和超然世外的環境，至少會使你感到彷彿年青

了一點。

到了這一會，她突然更走不動了。

「老太婆，你怎麼說？」

「唉！我……我……」

她想起了兒子，在冰冷的臉上，又掛着淚。

她說：「我……我……」

她說：「我……我……」

她說：「我……我……」

她說：「我……我……」

她說：「我……我……」

她說：「我……我……」

她說：「我……我……」

黑 暗 的 王

國

方 我

由於故事繁縝，一章一章的累積著。我禁不住驚異：「大雷雨」之所以是宣美主義的情抒文體確著。在十九世紀後半葉的黑雲與白雲

一樣，是新興階級的勝利，所拉夫底與西歐派的紛爭，夜的暗黑，深落的陰影，孤寂，人間浮於一層多愁的海上。然而，在他們悠長的夢里，却無處沒有光的微光，叫喚的山谷在等待着。他們一方面渴望着那快將被他們到彼岸的暴風雨，那照着每一個人脸的黑夜，叫喚出自由，每一箇電光，林劍波都「黑暗的王國」（俄羅斯社會主義者呼「大雷雨」的文題是「黑暗王國中的日光」）。同時又燃燒於昨日的餘燐，彷彿不帶古舊的芬芳的氣息。於是這一派暗晦地流行着的輕歌，在當時的一切歌舞上表現了出來。

奧斯托羅夫斯基創作要算最傑出的了，他作品真實地述了當時的人情味，他寫了不下五十個劇本，其中沒有一個藝術的場景，沒有一個多餘的色調，表現的是那種強烈地混起來而不被隔離，愛與憎是無休止的開始，一個好惡激進的堅忍，直至對刺繡墨尼·尼古拉二世也禁不住說出：「這不是感動劇，而是一個教訓。」

「大雷雨」一派，在奧斯托羅夫斯基創作上要算最傑出的了，它的底蘊就在底層的底上，它對俄羅斯的底蘊的十九世紀里，受着宗教法統的殘弱的道德所支配，及生的無法的剝奪，而人類的情感，愚蠢，愚昧，愚鈍，危險，危險性，精神性全失矣。恰似在黎明前蒙蔽的眼睛，當時的人物，實在這一日生活可憐到的一些人，這都是相同意的。在她殘忍冷酷的底上，她是長槍，當然是無能的武器，但卻有光，有熱，縱使冷陰也難得激活他的含蓄着無限深的愛，我翻開副官的財使，一陣急如火燎的穿刺的寒風彷彿撲面而來，夜星在眼裏，好像舉起火樣和烏斯的愛國心的衣衫彷彿撲面而來，正是奧斯托羅夫斯基筆者說的「活力」。但我們不能說，這正是奧斯托羅夫斯基筆者說的「活力」。他是公私合營以求，他所創制的點燈，點燈會，通航會等級，他是公私合營以求，他在自己心靈上的光亮的燃燒，燃燒放入作品裏。奧斯托羅夫斯基也一樣，他寫「大雷雨」的時候，所呼吸的是電閃火天的氣息（他寫此時，正是亞歷山大二世被刺到伏爾加河一帶（米寧的戰役），伏爾加河這裏的電閃火天的氣氛，在無邊的天空原上，夜以繼夜地像火紅的

每個春天都忍不住要燃，但卻不能燃，她底宗教真心以大雷雨這樣地出我的詩情，她底歌聲。

在那裏的伏爾加河畔，生命可以尋覓到愛，生命也可以埋葬。

「漢斯已死，

游到強尼的神像。」

好好地睡一下。

難聽聽的第一回。

另外在《道哥蘭克的民謡裏》，那位妻子擊敗他的丈夫說——

「你殺我，害我，

須在更潔衣靜的神像；

讓我們的鄉鄰瞧着，

讓我們都可愛的孩子，帶領着。」

這裏，能夠使讀者瞭解於他底草原的情調上去了。

在此如此色彩與音節的融合裏，奧斯特羅夫斯基是如何地描繪了整個俄羅斯的氣息與生命？

其次，讓我們來探求整個劇本的真義。從劇的主線出發，在「大雷雨」中正發生了不變的多方面的衝突，在卡茲別克太太和卡德林之間，在摩力金和亞基莫之間的，在她里昂和他叔父之間的又有奇虹和他母親之間的，也即是帝國主義與農奴制的年青人之間的一切衝突。這些衝突，結果驅使讀者失望了。年青人是厭煩了，使我們看不見那姍姍石相擊的一閃火花。

假若我們依據許久追憶下來的道德觀念來評斷，讀者會說：「他愛愛一個有夫之婦，終於造成戲劇，是不可開脫的過失。然而倘為甚麼令這樣犯？他所生活的是俄羅的六七十年代底革命的前夕，前途的專制勢力還死命堅守着道德最後的堅韌，而不是生活在進步的明天，人不能被摧殘的明天，悲劇是不會產生的。」但卡德林的隱避，他愛愛一個有夫之婦，去愛另外的男人——那是爲什麼呢？她自己分明感到「這是—個可怕的罪惡」，那隱避生的矛盾又甚麼呢？若要究下去，便應說起，以遠在犯罪之後的伏龍江上的船員，是爲什麼？若要究下去，便是犯罪的發生後的伏龍江上的船員，那地方對時代的潮流已經感到，無怪只有像奧貴宜拉的船夫了。至多在新野這勇敢的對抗，我們決計可以認認到作者對劇本（非劇本身）底絕大的貢獻。

自然，在這裏的卡普雷瓦與尼基齊亞是代表着尊嚴者。一是在自己的家庭中不許任何人這氣氛的侵入，而自由、開明、熱情的則在她。卡普雷瓦太太關迫下，黑眼依舊從四面包圍着她，沿岸奔流了卡德林，令人慄到極點。這崇恩正是作者所希望的結果，也正是社會未來所謂黑暗的「王國」。在黑眼中底過的卡德林，當她念及時，她是大膽地去，而影響着以後俄羅社會的大革命。

「不錯，一生在悲哀中底過的卡德林，她尋找機會，使她那底黃昏

和緩後，晝夜像夢一般在戲院中渡過。然而卡德林，是残酷的，當她丈夫突然回來，當底底宗教良心在恐懼的大概雨之夜沒能力出現時，她最難的認錯，還有她那底黑眼裏所寄宿的不負責任，對愛的不忠誠。

斷根於什麼罪過過錯的認錯？

再後，沒有屈服王權痛苦，沒有能力擋出暴龍的奇蹟，在最後一場，伏在妻子的身上，他竟取前面那裏的面，勇敢地說：「媽哪，你害了我的命！」

生命的靈魂逃不出他的屍體裏，這隱約的生命已被舊的封閉壓力壓得麻木了，使他不會看到這方的光明。相反地，在另一方面，作者用了更多的感應發出了畏懼、膽怯、淫慾、奇軒，多方地地表現了他是結著惡魔那害了的「一個毫無忌憚的畜生」。由於他的懦弱，才更容易地明顯的把舊俄社會的晦暗、重壓全給凸出了，讓讀者自己去了解「大雷雨」。

奧斯特羅夫斯基不單指出舊俄社會的對立及罪惡，衝突及矛盾。同時，在另一方面他所傳達的，不僅那變遷於黑暗的當時的「悲劇主義」，而是看見了遠方的明天，而更進一步地指出了希望的種子已漸漸孕生在舊俄的土地上。想那青年猶太的那種方面

是可能曉得的，雖然那綠光明非常醜陋，且他們的希望又不夠堅強及明確。

「大雷雨」里的瓦爾瓦拉就是這樣的人，這隱約的始終還可以最低限度代表新生的希望，能發現出舊勢力的勇敢的反抗。雖

然正如卡德林所說：「瓦爾瓦拉，她生活在痛苦的孤獨裏，一得到社會，她就拋棄了一切去享受。」這想無疑地指出瓦爾瓦拉的認識不正確是錯誤，而她受不住母親的逼迫出在她的本身就是一種反抗專制的行動。

何況在故事的發生後的伏龍江上的船員，那地方對時

代的潮流已經感到，無怪只有像奧貴宜拉的船夫了。至多在新野這

勇敢的對抗，我們決計可以認認到作者對劇本（非劇本身）底絕大的貢獻。

自然，在這裏的卡普雷瓦與尼基齊亞是代表着尊嚴者。一是在自己

家庭中不許任何人這氣氛的侵入，而自由、開明、熱情的則在她。尼基齊亞者，幾乎他們就代表著宗教社會底教條的本身，且他們之說是僅有的

的相互了解者。他們自己也動搖在新生革命的思想中。所以尼基齊亞的

不惜一切企圖藉著他們那底利益的玩鬧，不得不對下一擊壓迫得更緊

在所有的本體上，倒像條件上，不例外，不避諱，才相的反應及結果，是極自然，而能動性也很大。說事的內容，簡言之，無非就是一份份的事件，一個接一個的，它們形成並推動着整個社會的關係。所以，必然是的，直到後來的最高點——當一鳴鶯死，也是他的全副的威嚴，被兩種勢力所擊破着，一是一封號令，另一是宗教。這就是說，他的生活如火，即幸運，又危險，又悲劇，又殘忍，最後只有悲劇加火的結局。

的時候，也就是
創作一函都合算
出技巧爲原則。
巧的精湛，才能
發展，明顯的重
創作技巧的高

編 著

「平仄文選」這遭受千磨百折的難產的嬰兒，到今天終於和大家見面了！為了創辦刊物的不易，為了文道的衰落，對於初生的嬰兒，我們是懷有無比的歡快與希望的；雖然它僅只是這漫長的一個開端吧。

本來在去年九月，我們就籌備着出版了，因爲大家都是「集」空空的「窮光蛋」，一蹴而力不足，七拼八湊的結果弄得血頭錢，不幸又遭受幾次水價騰漲的打擊，於是一直拖延到現在。

在沒有辦法中，我們發動了一個募捐委員會，幸蒙各界人士慷慨捐助，本刊方得出版，這證明在今天大家還沒有忘記了「文化」而且需要「文化」。

對於捐助的人士們，我們是衷心誠意地敬謝不勝，這裏特將他們的姓名刊佈在下面以表謝意。最後附帶聲明的是我們的刊物純粹是由愛好文藝的青年朋友們作學習圖文的，決沒有任何黨派立場與政治色彩，我們的目的不過是站在文學工作的立場，「有一份熱，發一份光」地為文藝的推進工作盡點心力。現在將募捐入主的姓名列

于曉是仁 嶺南師範大學資字相招各元 李曉雲賜兩何 同 謂嶺南
張謙仁上 嶺南長炳良 描所長時雨 梁老師谷各捐五元。李
曉東平 嶺南師院的各捐銀一元 餘長毅捐一元。馬長義捐兩元
馬長義自創。馬長民少初各捐一元 附任五君各捐一元。胡子靜
先生任正 嶺南先生各捐一元。教育官學三、四屆都捐公款。教育
理政公署許公浩 署自願。董義成、三屆羅、楊世華、蔡敬文、凡
人等各捐一元。胡士模、鍾健生、李徵文、莊培寧先生各捐一元。賴人儀
、鄒繼昌、劉繼豐、劉繼慶、劉繼樞、王惠珠、胡繼成、段立成、謝繼
南、陳繼南、林繼南、黎繼慶、黎繼英、陳子達、雷人儀、
黎繼華、黎繼明、周繼明。胡思齊先生各捐伍角。《叔以洋詳注》

主編人凡文叢第一輯
編輯委員楊吳張夏梁李文秉武崇慶周模棠動雲南大學歐陽嵐雲宗慶雲南大書店發行者印制者經售處本公司各書發行於民國三十八年五月

每冊實售銀幣四角

平凡文叢

1

本片卷自

1949年

1

期